



雜記五種

卷四

嶺南雜記 中

淡山書

共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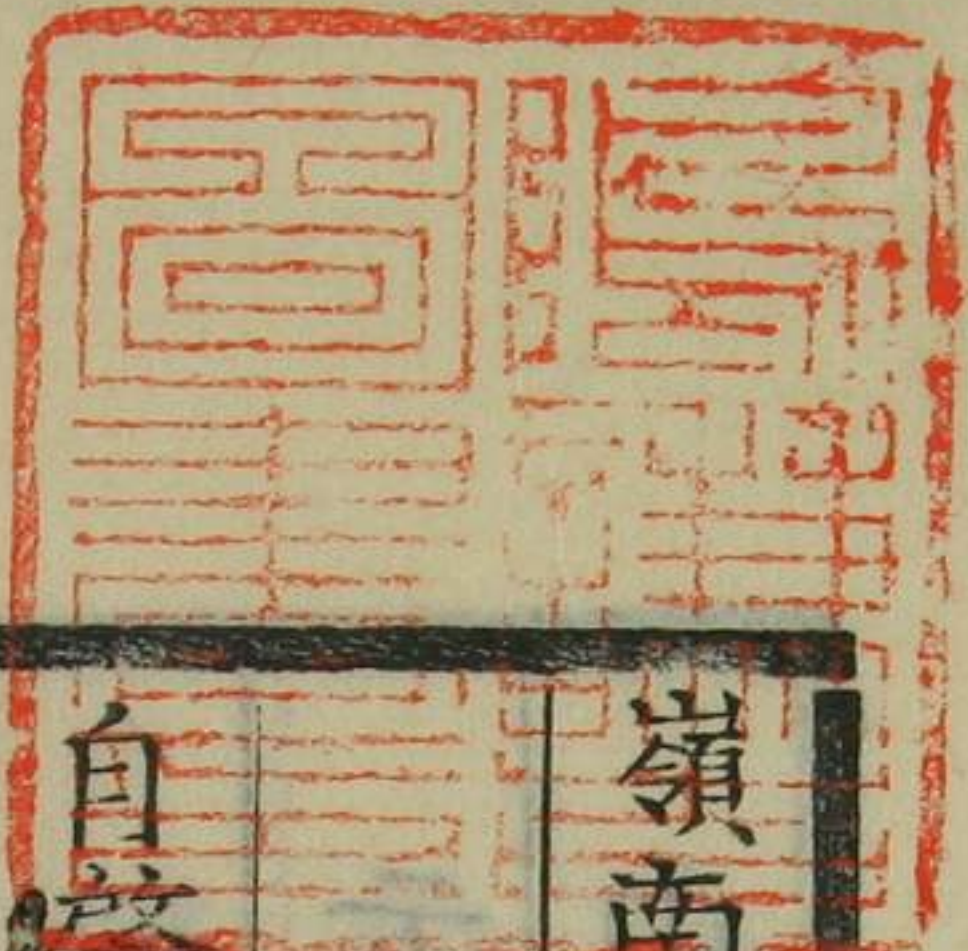
ル 5

297

4



門呂5
號 297
卷 4



嶺南雜記卷中

石門吳震方壇著

自肇至梧路屆粵西即有蠻夷之習婦

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不避

客舟男女時亦相雜古所謂男女同

浴于川也然大約瑤獞山居者爾爾

若中土人籍彼地者其婦女則否浴

雜記卷中

時或觸其私不忌唯觸其乳則怒
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
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道書十八洞天之一
一有鮑靚葛洪二真人仙蹟蘇東坡
云自泊頭至羅浮十五里有游羅浮
山示子過詩余過石龍欲取道羅浮

連日大雨不得往從博羅王令君乞
得羅浮野乘一冊舟中繕閱以富卧
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

坡詩云人間有此白玉京

本有羅浮

路仙人邈河許白雲最深處開卷四
百峰不愁隔風雨但堅必往心誰云
年歲暮

惠州豐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
出上賜金錢所築烟波渺瀰山水環
秀彷彿明聖湖風景白鶴峰下東坡
卜居于此有上樑文今爲白鶴書院
妾朝雲墓在豐湖上有六如亭已廢
歸善林令君惠蘇文忠公寓惠集西
湖志得絕句四首 偶作三千里外

遊扁舟秋老過羅浮兼旬白鶴峰前
住攬勝曾無好句酬寓惠詩文千徧
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
水自有名賢即改觀 手披荒草弔
朝雲千古長留夢幻墳解得六如剛
四句死生恩怨不須分 孟冬猶熱
戀清風嶺外春秋迥不同自喜輕衫

言
三
卷
下
三
腰脚健噴人險處勸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滸望水號哭
投錢于水汲而歸浴以斂此亦蠻風
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韓江上俗名湘
子橋廣二丈長一百二十丈南北俱
爲橋址中不爲梁造舟二十有四爲

浮橋屢脩屢圯康熙甲子兩廣總督
吳諱興祥捐銀二萬重脩兩粵鹽船
必由此橋掣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山不甚高有文筆峰
峙其上廟亦庳隘題咏絕少有碑數
片俱無佳者予庚辰仲冬至潮有謁
文公廟詩

幼讀公文神怪詫驅驅稍壯知愛
詩惟公乃願學文筆固起衰詩篇尤
卓犖刮摩去盲翳心腎日開鑿運思
入微茫滉蕩不可捉高撞萬里濤清
聞九天鶴漢魏存古風齊梁真齷齪
偽體競流濫元音漸渺邈芸耨出蕪
穢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孟張共

犄角不然元宋製蚤已恣輕薄公生
孔孟後斯道獨先覺天不生文公日
中成晦魄堯舜傳精一公非孰與託
原道原性篇終唐無此作自公明絕
統程朱紹高躅其功在萬世名與魯
鄒若當時惑佛老朽骨勢薰灼一表
批龍鱗朝奏夕貶削萬里來潮陽瘴

癘不敢虐先生得趙子鄉振興禮樂
若潮有璵璠維公剖之璞若潮有梓
材維公勤樸斲遂令海濱士絃誦並
京洛廟貌千載餘俎豆馨笙簫我來
尋鱣溪遺蹟儼如昨公門久私淑再
拜契冥漠荔丹與蕉黃椒漿跪傾酌
有唐第一人題字實無作翱翔丹霄

鳳豈類笑鵬鸞誰歎擠公者消滅隨
燐燿茲山以公名特立叅喬嶽喬嶽
有時泐此山終不剝

鱣溪一名惡溪又名意溪唐宋時有鱣
魚爲患其物似龍魚角而黃色口森
鋸齒四足脩尾尾有三鈎極利遇人
畜以尾擊而食之鱣之運尾猶象之

運尾也生卵甚衆或云鼉龍之屬今溪中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爲文驅鱷魚盡徒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予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

其魚爲之贊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疾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涓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

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
鱷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
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
吏揚勛繫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
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
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
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

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
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滋民物律殺
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
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
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
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
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

之是日乃投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
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
其吻搢其足檻以臣舟順流而至闔
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
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
則駭而喜且曰生于世有百歲者矣
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

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
猶拾焉芥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
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于吏自誠
而不欺也又安能殲臣害平大怨宜
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
意韓公逐之于前小子戮之于後不
爲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

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惡兮
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
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
爲虐兮榮瑛母氏俾伺說兮予實命
吏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
夜思之哀民瘼兮赧赧二吏行斯恪
兮矯矯臣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

人樂兮鳴鼓石衆春而斲兮而今而
後津其廓兮

堯佐字希元閩州人進士及第咸平
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忤旨降通
判朔州脩文廟建吏部祠率州民之
秀者就學時鱷魚復肆虐堯佐命吏
往捕而戮之作戮鱷魚文其患遂絕

人但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殺
其功尤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
扮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采茶歌尤
妙麗飾妓童爲采茶女每隊十二人
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
揚備極妖妍又以少長者二人爲隊

首擎綵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采女
進退作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臣
室唱歌賚以銀錢酒果自十三夕至
十八夕而止余錄其歌三首有曰二
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
姊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
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

兩頭繡出茶花朶中央繡出采茶人
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裡使牛
忙手挈花籃尋嫩采采得茶來苗葉
香頗有前溪子夜之遺

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爲立麻風院如養
濟院之設也在鳳皇山上聚麻瘋者
其中給以口糧有麻瘋頭治之其名

庶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
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
則罵詈必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
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井甘
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即能不發肌肉
如常若出院不飲此井即仍發矣入
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款之

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常
入瘋女飲此水面目倍加紅潤光彩
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
翩然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即代其
瘋不數日眉鬚脫落手足麻痺肢節
潰爛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遊天
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見之廟祝必致
辭而後出盤旋鼎俎間或倒懸梁椽
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糾結不怖人
亦不螫人長三尺許蒼翠可愛聞此
自梧州而來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
神者蛇嘗遊憇其家甚有問神借貸
者

粵東尚巫信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
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之同年閣
學陸義山菜有神蛇說

戊戌之歲余入粵游于東莞偶行市
中見有門施綵幔內作鼓樂者嬰童
男女雜沓于門語侏儻嘈嘈不可辨
而入者咸有驚異非常之色出者如

瞻禮天帝廟庭退而不敢忘端肅之
狀心竊怪之隋衆而入見庭中鋪設
屏幃几案樽俎甚備香烟郁郁燈火
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
供一磁盎盎中小樹數株有小青蛇
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踰
小指一身兩頭項相並頸相連四目

二口兩舌並吐綠質柔擾主人鞠躬
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腹拜苟越次不
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惟命余怪
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廟祀忠臣
之同時而殉節者此兩頭蛇雙忠神
之使也凌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
家必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

歸于廟如是獲福不且有人咎

海口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四日海水伏流可度而長年三
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
丑有一三司首領署篆瓊邑任意開
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
沒同年季蓉洲麒光有風颶說錄于

後

風者天地之翕闢山澤之鬱蒸發而成聲日箕月畢之占由來久矣在中上崇山大川風至不時然多和條惠暢若彼拔木撼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颶颶一至扶檣覆舟而人之性命隨之後之習于海道者設為

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稍師漁子罔不通曉外洋風信清明以後南風為常霜降以後北風為正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嚴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勝帆故舟以小為速北風一發難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為穩海中

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爲多所現之
氣如虹如霧有風無雨名爲颶好夏
至後必有北風必有颶信風起而雨
隨之越三四日颶即倏來少則晝夜
多則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
蓋夏時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爲北風
摧鬱鬱極而發遂肆橫激其轉而北

也因北風未透南風即起北風之鬱
仍復衝決必俟有西風其颶始定然
後行舟土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爲
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颶颶甚于颶
而颶急于颶颶無常期颶經旬日自
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颶亦驟如
春颶船在洋中遇颶可支遇颶則難

其蓋颶散而颶聚也

附錄颶信正月初四日接神颶俗名

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報則一年之報皆驗否則各報有不驗

者不驗十三日關王颶念九日烏狗颶

二月初四日白鬚颶三月初三日元

帝颶十五日真人颶念三日媽祖颶

即天妃誕日真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佛

子颶五月初五日屈原颶係大颶之旬十

三亦曰關王颶六月十三日彭祖颶

十八日彭祖婆颶念四日洗炊籠颶

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旬七月十五日鬼颶

八月初五日大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

一至十八日十月初一亦大颶旬十

八日彌陀颶十二月念四日送神颶

雜記 五 雜 卷 四 廿七 嶺南

自二十四日至除夕
多有大風名送年風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蔗酒
于門巫者擁土神疾趨以次禱祝擲
玃懸朱符而去神號康王不知所出
城南一帶春日多鞦韆之戲几婦女
出入俱攜竹織障面其產則有翠羽
金鈿文狸赤豹郡有梅祿虛南北商

賈聚此交易

高州婦女多推髻跣足每入城市負小
兒以行兒即于背上齟睡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
鬧衙門復有蠻人裝獅子跳擲為戲
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縛一
燈棚以竹為之扁曰興賢掛紅繒其

下多丹雜色紙糊毬燈剪紅白紙綴
成玲瓏萬眼燈光彩奪目魚龍之類
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洲
治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有時
高鳴吼明景泰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
楊景生子一清有鶴胎之異至今州

治早晚必鳴鼓角若一日不作樂則
石龍蠕蠕而動矣

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于石龍
之腹至今猶存唯此一株在蘇澤堂
者爲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其
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釐爲
五片七片不可成雙治痰症如神每

片真者可直一金每年所結循例具
文報明上臺屆期督撫差親隨眼同
採摘批製宦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
人云凡近州治聞譙樓更鼓者其皮
亦佳故化皮鷹者多真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
潘仙侈鍊于此白日冲舉郡城東山

猶有石舩藥竈遺跡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置
為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湧出如沸
鼎

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
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蔬同食
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靈岡秋日伏

地中狀如蕤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
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
臣卯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
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令親
往祭之以爲常典非雷神也况自有
天地來即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
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于

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
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郡與
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曰
縣亦當祀電神乎

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濱風雨晝晦
有龍在海面往來鬪觸海水頓涌數
丈守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

項水退沙際得一鐘高三尺餘圍徑
二尺餘鐘紐龍首爲砲擊碎取懸寺
中擊之地方輒有事遂不敢擊置之
府學中徧身小龍雷紋精工異常朱
綠斑駁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
鐘亦無銘識可考

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數

十聯絡天氣晴朗萬里無雲同開至
池處以鐵物墜網海底以鐵撥撥蚌
滿網舉而入舟舟滿登岸取而剖之
皆凡珠也偶或一舟得寶珠即有片
雲如墨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
覆溺然羣舟之中不知何舟得寶必
咸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片

板無存矣其蚌圓而底平與內蚌不類

瓊萬儋崖十三州縣孤懸海外中皆深山箐谷如五指山小五指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外州縣之民畊漁納稅黎人輒出劫奪自古不奉王化康熙

熙年間總兵吳啓爵深入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黎人畏威懾伏遂題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隸板籍奉 旨下部議部行兩廣彛撫確議總賢石公以爲不便而止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採香藤花梨紫檀等物又令開金清日索

其金而又苦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
倡亂宰牛傳箭殺吏兵掠民人督提
題奏差禮部侍郎凱音布同督臣石
公撫臣彭公察審將王鎮邦王盆東
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
方官叅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無知
恃險抗拒必大創之終設郡縣乃爲

治瓊長策否則叛服不常無有十年
不亂者也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于此欲謀得婦者
瓊人必先問養漢耶漢養耶如漢養
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
女之食飲衣服皆取給于男所費不
貲如養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

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于女
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
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厓州大忠祠祀文信國天祥丞相陸秀
夫太傅張世傑兩廡祀同時死節諸
臣東廡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
節祠祀慈元楊太后又有國母墳祠

前有奇石如屏舊刻元柱國將軍張
弘範滅宋于此明巡按徐瑁易刻曰
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
此石值潮落趾出牡蠣棲其四旁男
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敲取之又
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鷺鷥從旁
爭奪其餘無驚懼意始信野人狎鷗

新詩五種卷四
為不誣也

粵有獠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
繁衍播于粵東西多槃姓自云槃瓠
之後言諸侏儻推結跣足短衣斑斕
依林而居以砂仁荳蔻楠漆皮藤為
利竭則又徙無儲蓄慆悍輕生能
忍飢行鬪登險如平地兒始學步即

燒鐵烙其跟故能踐棘刺而不傷出
入佩刀弩毒矢中之立斃冬無卧具
群聚篝火晴雨唯頂笠或覆以葵葉
捕獸飲酒擊長鼓為樂婚姻多賽于
祠踏歌相招聽其自合忿爭之際雖
至親亦手刃之徃徃嘯聚剽掠歷代
為患累朝征之叛服不常唯撫之聽

其少少納糧羈縻而已

獠種與獠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
花衣短裙烏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
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聽役輸
租與獠爲讐有司田主頗藉以捍獠
及後勢衆與獠人無二其人不薙髮
俱黑色廣西最多負藥草出市男女

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蟲如蚯蚓蜈
蚣螞蟻蝴蝶之類見即啖之

獠即蠻之別種出自梁益之間其在嶺
南則隋唐時爲患然是時不言有獠
朱以後又不言獠意其類分合無定
故隋代異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謂之
獠蓋山寇凶命烏合未必種傳無從

究考肇慶下甲集魚跳寨有獠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即龍戶以舩
爲家以魚爲業見水色即知有龍性
粗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爲客汨
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
以酒相餽群婦子飲于洲岸兩姓聯
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屬河泊所徵

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即飄竄不
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
乏不能自存而蠹豪每索詐以困之
海濱貧民此爲最苦矣蛋有三種魚
蛋取魚蠹蛋取蠹木蛋伐山取木

潮之西北山中有輦戶者男女推髻箕
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

以射獵爲生矢傳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舊常設官以治之曰傘官或調其弩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病刀耕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軍民竈蛋四籍其竈籍則分隸靖康場竈籍之民所居房屋則爲竈地種禾之田種樹之山則爲

竈田竈山其間潮來斥鹵之地稍可把煎者則爲鹽田其徵糧總名曰竈稅本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田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兩與苗田一體輸納雜項公勢丁差俱十年一輸又鹽田每畝辦鹽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

人共納一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七
年又一當場役至于苗田地磽土瘠
兼種薯芋充食往往輸納不前鹽田
近海其民買薪爲煤織竹爲鍋辛苦
煎煮僅足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
向無藩占康熙二十一年部文將粵
省藩占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

銀三分東莞苗田鹽田一槩加餉天
苗田固非鹽田鹽田亦未經藩占而
槩受加徵之害所謂一田兩賦一身
兩役矣亟宜豁免者也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立鹽課係本場
居民苦于淡食歲冬天晴于河邊挑
沙淋鹵煎鹽名曰竈丁每丁徵銀四

錢六分每年額徵銀一千三百餘兩
順治年間變亂竈丁逃亡丁課缺額
前官以事關考成將存丁補缺餉每
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權議
苗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
銀一厘六毫名曰補缺竈稅至康熙
元年三年兩奉遷移前課缺徵至八

年展畝竈丁已七死八九苗田亦復
荒蕪僅招復課銀三百餘兩內竈丁
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餘兩
康熙二十三年部文查藩占鹽田漸
次還民每畝加征銀三分是加于清
還藩占之鹽田也海宴場止有竈丁
並無鹽田而今井竈丁苗田一例加

增何以堪此况苗田每畝向徵正課
一分二厘又前加鹽課一厘六毫今
又照蕃占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
加倍于正課熒熒小民立見其轉于
溝壑矣

清遠衛屯田每畝原征軍良租米一斗
五升二合八勺因山路崎嶇艱于輸

輓明朝每畝折征銀一錢二分註實

由票

本朝以來值米價騰貴每畝加征至
二錢二分嗣後逐漸加至二錢六七
分而止偽周變亂軍興旁午不論米
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有奇迄今沿
為成例然給發田票填畝數米數

不填折征銀數隱瞞加收情弊部憲
尚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夫馬需索
有加無已查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
折價銀一錢解運脚費每兩八分則
屯戶每畝盜征銀二錢二分有奇矣
應將由票實填照省倉折米銀數頒
給屯戶令其輪值自解則私加積弊

頓除矣甲子年在粵粵人偶述此三
事因筆記之其他弊政可類推矣茲
不忍削去姑存卷末邇來當事留心
民隱久已釐革殆盡是所望于仁人
君子之用心耳

自臺灣蕩平之後薄海內外皆為一家
江浙閩廣設立海關裕國便民誠

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
帆飄忽往來內地奸民不無勾引而
出洋隻或被剽掠不可不預防也余
友姜西銘編脩云寧城近海城外江
東皆海船畢集自閩廣來者一都會
也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烏言夷服
佩刀往來者千百為群入城不禁恐

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當為未雨綢
繆計耳同年平湖閣學陸義山彙有
通洋宜防倭患議于閩廣尤為切膚
故附錄于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于湖邑
即以湖邑論倭屯清溪不過沈氏兩
宅非有樓櫓之設墉塹之防可以堅

守而力拒即如邑志所記盧張倭勢
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
千之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
足有是理哉况父老相傳真倭止一
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買
易貫不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
誘人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為寇

吳越賊賦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
不睹干戈豈能單衣而并鋒刃至于
決師水哨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土兵
不暗川原形勢而且先有几肉居民
之心無異于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
宜乎曠日縻餉縱賊流毒于數郡數
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

原不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
其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
害在上不可不預爲之憂也或曰氓
之蚩蚩鮮不謀利通洋亦生財之一
途貿易者什伯其群皆挾貲求贏以
自贍其父母妻子安得人人徐海是
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產與恒業者守

墳墓樂廬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
供力役皆良民也即逐末而從事于
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
滇池遼海而止亦足以權子母而收
息倍蓰矣何至泛不測之淵入鯨鯢
蛟蜃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
無賴者也必生計漂薄不豐于商販

之貨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狼而不仁
僥倖于一獲者也必斷梗其身視其
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
非良善而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
日本風俗出入佩刀男女雜沓飲食
之費倍于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
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狼籍不自

惜其賞即所獲不甚饒而挾妓呼盧
同胥及溺是以贏餘之財得干彼仍
失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
海輩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輕其身
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狼不仁試不測
之險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
可爲且涉大海如衽席習見夫獷悍

佩刀之俗浮浪倏忽若鳥獸之聚散
不以故國鄉井爲念久相忘于法制
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
更何所不爲而尚有忌憚哉彼徐海
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
不軌之志樂與鳩倭爲伍逞其邪謀
入寇內地祇因貪利而進喪其所有

窮困無歸乃激而爲盜耳而謂凡今
之入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疇
敢信耶或又以爲倭俗饒于貨財未
嘗闌入爲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楛共
產易地皆然中國嗜利忘禍之人可
以聚類而往則彼中桀黠者流交相
煽誇亦可以因導而來向所云真倭

一十八人者非其故轍耶然則戢亂
于既熾弭亂于未萌利害較然可見
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封疆者不
宜宴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
悉各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焚
如之灾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
初年以海嶋遊魂未滅沿河防兵糜

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者或
謂損魚鹽之利絕貧民衣食之原然
不出數年投誠者接踵海氣遂息以
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熟贏而孰
誦耶寇在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
內地之粟以爲生濱海奸民受其白
鏹聚米于家尅日相濟反以被掠報

官官日夕惟盜是諱而何暇詰其奸
食不之寇不消自遷界禁筏粒米不
得盜入于海而海寇悉爲安插之編
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
既弭

朝廷迺下寬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
筏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矣而言利者

遂進通商貿易充裕國課之謀干
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
手惰民競充販客微費所挾倍息相
期徃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休苟失
其費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負豪門重
息之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莫償
索者逾迫相迫不已至于相仇凡爲

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嗜利忘禍忍
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
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爲徐海輩哉
夫開洋之利緝貸于豪富者羨餘于
持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
其歸于大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
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數傳之後

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患
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
而不償而黔黎有殘害之厄地方多
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
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
疆大吏能直陳**害**破羣情而罷其
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凡通洋

新記五種卷四
四十一
嶺南中
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
生海外之邪釁無由召此上策也否
則顯立條約檄諭所屬有司察覈地
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
姓氏居止編爲一冊冊內註明某人
于某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貨向某海
口登某戶船逮其歸也又一一報明

而注之冊取其里長兩隣結狀其隻
身無賴資本不足者不得偕往則來
去可誓虧盈可驗放蕩之心有所顧
畏而奸慝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
長治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奸之中策
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嶺南雜記卷中終

